

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关系的曲折发展

徐世澄

内容提要：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拉美各国人民特别是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受到极大鼓舞。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中共与拉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到 1960 年，拉美 22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 18 个党与中共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60 年代初期，拉美共产党虽然与中共有分歧和争论，但仍与中共维持着正常往来。1965 年至 70 年代后期，由于拉美大多数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支持苏共立场，中共与拉美多数共产党的关系恶化和中断。与此同时，从拉美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新党陆续与中共建立起党际关系。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大多数拉美共产党与中共恢复和发展关系，中共也调整了与拉美新党的关系。无论是与拉美老党还是与拉美新党的关系，中共都遵循中共十二大确立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此后，中共在党际关系方面，又突破了主要与共产党交往的传统，开始尝试与拉美民族民主等各类政党开展交往并取得重大突破，党际交往逐步由外延向内涵转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拉美共产党 社会主义 党际关系
四项原则

作者简介：徐世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察哈尔学会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AD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0) 01-0055-12

中国共产党与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变化,以及双方政策的调整,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变化。

一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双边关系的建立

拉美是较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地区。^①有的拉美共产党成立时间比中国共产党还要早。早在1912年6月4日,智利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1月2日,该党改名为智利共产党。智利共产党于1990年将其创始年份定为1912年,并认为它是拉美最早成立的共产党。^②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十月革命的推动下,拉美国家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有些拉美共产党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之上(如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乌拉圭、古巴和秘鲁等),群众基础较扎实,政治影响力较大。有些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影响则主要局限在作家、学者等知识分子和学生等群体中。阿根廷社会党的左翼于1918年从社会党内分离出来,建立了国际社会党,1920年改名为阿根廷共产党。1919年9月墨西哥马克思主义社会党成立,同年11月改称墨西哥共产党。1921年4月乌拉圭正式建立共产党。1922年3月巴西共产党举行成立大会。1925年8月古巴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改名为人民社会党)^③。1928年2月巴拉圭共产党建立。1928年10月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等人建立秘鲁社会党,1930年5月改称秘鲁共产党。^④1929年第一届拉美共产党大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15个成立不久的拉美共产党派出38位代表参会。^⑤不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南美局成立。

① 参见徐世澄主编:《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15页。

② 康学同主编:《当代拉美政党简史》,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544页。

③ 1961年7月,原古巴人民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Popular)、“七二六”运动(Movimiento 26 de julio)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Directorio Revolucionario 13 de Marzo)合并成立了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2年5月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0月3日,又改名为古巴共产党。

④ Vijay Prashad, “Latin America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e Are All Bolsheviks”, in *People's Democracy*, Vol. XLI, No. 45, November 5, 2017. http://peoplesdemocracy.in/2017/1105_pd. [2019-09-26]

⑤ 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93-94页。

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拉美共产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1926年5月厄瓜多尔社会党正式建立，1931年10月改名为共产党。1930年3月萨尔瓦多共产党成立。1935年委内瑞拉革命党建立，不久改名为民族民主党，1937年该党发生分裂，一部分人退出成立委内瑞拉共产党。1926年哥伦比亚革命社会党建立，1930年改名为共产党。1942年多米尼加革命民主党成立，1946年改名为人民社会党，1965年改名为共产党。1950年玻利维亚共产党正式建立。1954年洪都拉斯共产党成立。1959年海地共产党人建立人民统一党，1969年与人民民族解放党（1954年成立）合并成立海地共产党。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时，拉美国家先后成立了20个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与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拉美各国共产党中，最早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是巴西共产党。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拉美各国人民，特别是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毛泽东思想。

早在1949年年底，墨西哥劳工运动领袖、人民党书记维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访华，回国后出版了《新中国旅行日记》一书，宣传和介绍新中国的变化。^①1951年，巴西、厄瓜多尔、巴拉圭等国共产党就与中共有书信、贺电和电报往来。1953年巴西共产党派中央干部到中国考察和了解中国革命经验。1953年8月5日，时任巴西共产党总书记的普列斯特斯电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年12月28日，他又电贺毛泽东60寿辰。他在电文中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其经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委内瑞拉共产党在其文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和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共与拉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1956年3月，拉美6国共产党10位领导人^②在出席苏共二十大后，应邀到中国访问，这是拉美共产党领导人首次访华，与中共领导人直接会晤。同年9月，拉美11国^③共产党应邀派代表参加中共八大。1957年11月，拉美10多

^① 冯秀文编著：《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② 其中包括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巴西共产党、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危地马拉劳动党各一位中央书记。

^③ 阿根廷、巴西、古巴、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巴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

个国家^①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后，从苏联到中国访问。1959年2月，又有拉美15国共产党的23名代表在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后到中国访问。1959年9月底10月初，拉美11国^②共产党应邀派代表团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其中包括巴西共产党总书记普列斯特斯、阿根廷共产党领袖柯多维亚等拉美共运著名活动家。毛泽东主席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会见了到访的拉美共产党代表们。^③

到1960年，拉美22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18个党与中共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这18个党是：阿根廷共产党、玻利维亚共产党、巴西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古巴人民社会党、智利共产党、厄瓜多尔共产党、危地马拉劳动党、洪都拉斯共产党、萨尔瓦多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巴拿马人民党、巴拉圭共产党、秘鲁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和委内瑞拉共产党等。随后，其他几个拉美共产党也与中共建立了联系。据统计，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共产党增加到25个。

1960年8月16—22日，伍修权代表中共中央到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古巴人民社会党八大，这是中共首次派代表参加拉美共产党的代表大会，8月22日，伍修权还应邀与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彻夜长谈。^④

二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分歧及双方关系的中断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路线和策略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并逐步激化。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号召世界各国共产党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在时代、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民族解放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不点名地批判“最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

① 巴西、墨西哥、古巴、玻利维亚、巴拿马、巴拉圭、厄瓜多尔、阿根廷、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

② 阿根廷、巴西、古巴、乌拉圭、墨西哥、厄瓜多尔、委内瑞拉、智利、巴拉圭、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等。

③ 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14—315页。

④ 《伍修权传》编写组：《伍修权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第203—204页。

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中共组织围攻。同年11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了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与会。会前，苏共领导人向与会代表团散发了一封粗暴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6万余字的信件。会议开始，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又带头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对此，邓小平总书记在发言中，就中苏两党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向各国代表作了尽情尽理的说明。由于中共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会议最终达成了协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并发表了公报。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总结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以来的国际形势，分析了时代的主要特征，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指出：各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团结，是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伟大斗争取得新胜利的保证，并重申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准则，强调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原则。《声明》既反对革命输出，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输出，重申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关于不同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存在和平与非和平两种可能性问题。在会上，深受苏共影响的拉美22个共产党中的绝大多数都公开支持苏共，纷纷批评和指责中共。

1963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7月6—20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与此同时，苏共发表大批文章回应。随着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发展，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国际共运出现分裂，并导致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恶化。

在60年代初期，拉美共产党虽然与中共有分歧和争论，但仍与中共保持着正常往来，而中共当时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苏共等少数党，避免与多数党发生争论。

1964年11月，拉美22个共产党在哈瓦那召开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呼吁停止国际共运公开论战的决议，并派出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率领的拉美9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和苏联，调解中苏两党的分歧。当时，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党的这场争论“要进行一万年”，拉美共产党代表团停止论战的建议自然不能被中共接

受。1965年2月，古巴党领导人格瓦拉第二次访华，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但双方没能取得一致意见。^①

从1965年至70年代后期，由于拉美大多数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采取了支持苏共的立场，同时也由于中国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内对外极左思潮泛滥，中共与拉美多数共产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和中断。与此同时，古巴党和政府对华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中间立场倒向苏共。^② 1965年上半年，卡斯特罗接连三次访问苏联，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曾四次在公开场合影射攻击中国，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同年9月，他召见中国驻古巴临时代办，对中国大使馆散发宣传品提出抗议，声称这是“侵犯了古巴的主权”。1966年1月2日，他还就中国削减对古巴出口的大米配额对中国进行公开批评。^③ 随之，中古两党关系恶化并中断，但两国关系仍维持在冷而不断的状态。

三 中国共产党与从拉美共产党老党分裂出来的新党建立关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拉美大多数老共产党与中共断绝关系的同时，从拉美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新党陆续与中共建立起党际关系。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中，受中共与苏共论战的影响和分裂的冲击，拉美各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内部在治党方针、参与国内政治斗争的方式以及内外政策的立场上产生严重分歧，许多共产党内出现“亲苏派”和“亲华派”的斗争，普遍发生组织上的分裂，出现一国多个共产党并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把业已存在的传统的共产党称为老党，把新出现的共产党称为新党。

最早发生分裂的拉美共产党是巴西共产党（PCdoB）。苏共二十大后，巴西共产党党内对“和平过渡”问题产生针锋相对的两大派：以总书记普列斯特斯为首的“改良派”追随苏共路线，宣称放弃武装夺取政权；以党中央政

① 贺双荣主编：《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5页。

② Manuel Caballero, “Tormentosa Historia de una Fidelidad. El Comunismo Latinoamericano y la URSS”, en *Nueva Sociedad*, No. 80, Noviembre - Diciembre 1985, pp. 78 - 85.

③ 贺双荣主编：《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4 - 126页。

委和书记处书记若昂·阿马佐纳斯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支持中共的立场，主张武装夺取政权。1961年8月，普列斯特斯等人把党的名称改为“巴西的共产党”（PCB）。而“革命派”则继续使用“巴西共产党”的名称。1963年年初，巴西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得到中共承认，建立了两党的关系，巴西共产党成为拉美第一个得到中共正式承认并建立关系的新党。此后，拉美各国陆续成立了20多个新党，如阿根廷共产党（马列）、阿根廷革命共产党、智利革命共产党、智利革命共产党（马列）、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哥伦比亚马列主义联盟、哥伦比亚独立革命工人运动、秘鲁共产党（红旗）、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委内瑞拉革命党、委内瑞拉激进事业党、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乌拉圭革命共产党等。这些党陆续与中共建立了党际关系。

这些拉美新党在与中共建立关系的初期，几乎都无条件地支持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立场，还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不少党还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党的指导思想，并表示坚决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西方媒体把这些新党和组织称为“毛派”。“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拉美新党领导人和大批干部应邀到中国参观访问，参加培训班，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反修防修”的经验，学习中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①因此，许多拉美新党或多或少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三斗一多”（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对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和“支左反修”等方针路线的影响，并反映到它们的方针路线、政策和行动中。

墨西哥学院教授玛丽塞拉·科内莉在《毛泽东思想对拉美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中国鼓励拉美亲华派抛弃奉行亲苏路线的共产党，鼓励他们进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文章认为，由于大多数拉美亲华政党机械地照搬毛泽东思想，而不去深入了解本国的国情，脱离群众，因此，有的在斗争中无谓地牺牲，有的则逐渐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和立场，随着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与拉美一些国家陆续建交，转而反对中共的立场。^②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世界上影响拉美新党的不止中国共产党，还

^① 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22页。

^② Marisela Connelly, “Influencia del Pensamiento de Mao en América Latina”, en *Estudios de Asia y Africa*, Vol. XVIII, No. 2, 1983, Colegio de México, pp. 215 - 231.

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潮。70年代,随着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的改善,7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四人帮”的倒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攻击中共“联美反苏”、在反对苏修斗争中“妥协”“动摇”。阿尔巴尼亚主要从三个方面主动恶化了对华关系。首先,阿尔巴尼亚主要领导人霍查一马当先,各种媒体紧跟其后,声称阿中友谊是建立在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基础上的,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就是破坏了这个基础的一半。于是,阿尔巴尼亚把“中国修正主义”同苏联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欧共修正主义并列在一起进行“反对”。其次,阿尔巴尼亚1976年11月初召开了劳动党八大,肆意攻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公开指责这一革命理论“破坏世界革命,熄灭反帝斗争,分裂马列主义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阻碍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等等。最后,阿尔巴尼亚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①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八大的拉美8个新共产党,即巴西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马列)、智利革命共产党、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巴拉圭共产党(克雷伊特派)、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和乌拉圭革命共产党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召开了拉美马列主义政党会议。会议通过了含有影射中国共产党“联合一个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及大肆吹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等内容的声明。后来,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和智利革命共产党等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起,全面攻击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并与中共断绝了关系。^②

四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恢复及新型关系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恢复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和改革开放开始之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之间新型党际关系的发展也在这一背景下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

^① 范承祚:《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特殊关系”始末》,载《纵横》,2014年第5期。范承祚曾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② 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22-323页。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处理中共与外国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①

1979年，墨西哥共产党^②是第一个与中共恢复党际关系的拉美老党。1985年，多米尼加共产党派代表团访华，与中共恢复关系。随后，巴西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秘鲁共产党（团结）、阿根廷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厄瓜多尔共产党、智利共产党等也先后派代表团访华，与中共恢复了关系。^③

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恢复关系的进程。1966年中共与古共断绝了党际关系。随着形势的变化，双方对恢复党际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88年时任中联部秘书长李北海率领的代表团应邀访问古巴，两党举行了会谈，一致同意“不算旧账，过去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两党正式恢复关系。李北海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文中，详细地谈到中古两党恢复关系的过程：“中国和古巴两党恢复关系，是中共对外关系调整的重大步骤。中古两党关系在60年代大论战中被扭曲，70年代恶化，一个时期达到互为仇敌。80年代初，两党关系缓和……”“1988年8月1日，我率中联部代表团一行四人，赴古巴进行恢复两党关系的工作会谈……”^④1989年，古巴共产党对外关系部代表团访华，与中联部共同制定了两党互相交流的计划。此后，每年两党都有高级代表团互访，1993年和1995年两国国家元首首次实现互访，将两国、两党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22日在访古期间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会谈时所说的：“中古志同道合，始终坚持共同理想信念，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始终真诚相待、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地开展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始终顺时应势、与时俱进，为中古关系注入新动力。中方珍视中

① 吴兴唐：《当代世界：探索中国政党外交的新发展》，人民网，2014年02月25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225/c187656-24460860.html>。[2019-09-25]

② 1981年10月，墨西哥共产党与其他4个左翼政党合并组成墨西哥统一社会党。1983年，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巴勃罗·戈麦斯率团访华。1987年3月，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又与其他5个左翼政党成立墨西哥社会党。1989年5月，墨西哥社会党又与民主潮流派等11个左翼政党组成民主革命党，原墨西哥共产党不复存在。民主革命党于1993年与中共正式建立党际关系。

③ 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④ 李北海著：《外交心语》，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39-42页。

古传统友谊，不论国际形势怎么变，坚持中古长期友好是中方的既定方针。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肝胆相照的友谊，坚定不移开展互利双赢的合作，坚定不移做改革发展的伙伴。”^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对拉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产生强烈冲击。拉美有的党改旗易帜，不仅改变了共产党的称谓，也改变了党的性质；有的党甚至销声匿迹，党的组织消亡，拉美国家共产党组织的数量有所下降，但拉美国家主要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保持，有的甚至得到发展。^②当前拉美共产党共有20多个，是拉美左翼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大多数拉美共产党都已与中共恢复和发展关系。

中共在逐渐恢复发展与拉美老共产党关系的同时，也调整了与拉美新党的关系。随着拉美和世界形势以及国际共运形势的变化，拉美新党也发生了变化，有一些党逐步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调整了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表示赞同和支持，继续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如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哥伦比亚独立革命工人运动、巴西共产党等。另外一些新党，如智利革命共产党等，已经消失；个别的党赞同中共“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终止了与中共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末到2015年左右，随着拉美形势的发展，在拉美一些国家中出现左翼力量崛起，左翼政党或政党联盟通过合法选举上台执政的局面。如巴西劳工党、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乌拉圭广泛阵线、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和墨西哥劳动党等。这些左翼政党有的也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它们均参加了拉美左翼政党和组织论坛“圣保罗论坛”，它们与中共也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关系。

近年来，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但它们仍活跃在拉美的政治舞台上。2016年8月，秘鲁共产党（团结）和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在秘鲁首都利马主持召开了拉美共产党与革命政党会议，与会的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

^① 《习近平：坚定不移深化肝胆相照的中古友谊》，人民网。<http://bj.people.com.cn/n/2014/0724/c233087-21759508.html>。[2019-09-26]

^②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988-1003页。

尼加拉瓜、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的 20 个共产党或左翼政党。2018 年 7 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了第 24 届圣保罗论坛，与会的有来自拉美、欧洲和亚洲 51 个国家的 168 个左翼政党和组织的 625 名代表。2019 年 3 月，在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市举行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共产党会议^①。2019 年 4 月 4—6 日，墨西哥左翼劳动党在首都墨西哥城主持召开了第 23 届“政党与新世界”国际研讨会，来自拉美、欧洲和亚洲 40 个国家的 111 个左翼政党和组织的约 200 名代表与会。4 月 26—28 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市举行了南美洲国家共产党会议，与会的有来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巴西共产党和巴西的共产党）、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和巴拉圭的共产党代表。^②从最近几年拉美共产党和左翼政党所举行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不难看出，拉美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组织的活动和联系是相当频繁的，对当前尚处低潮的国际共运而言，可以说拉美是最活跃的地区。

自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无论与拉美老党还是与新党关系的恢复与发展，都遵循着中共十二大确立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中共十三大之后，这四项原则扩展成为中共与各国政党发展关系的原则。^③中共在党际关系方面突破了主要与共产党交往的传统，开始尝试与拉美民族民主政党开展交往并取得重大突破。1979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成立 50 周年纪念庆典，实现了与拉美民族民主政党的首次交往。此后，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各国的民族民主政党陆续开展友好交往。此外，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中共与哥伦比亚保守党等一些公认的右翼或中右翼政党陆续建立了联系。

随着中拉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主要致力于同拉美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和有重要影响的合法在野党交往，努力巩固并拓展交往空间。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的对外工作指导方针，继续积极开拓和发展与拉美各国各类政党的交往，党

① 与会的墨西哥党是 1994 年成立的墨西哥共产党人党（Partido de Comunistas Mexicanos），不是原墨西哥共产党。

② “Declaración del Encuentro de Partidos Comunistas de Suramérica”. <http://www.revistalacomuna.com/internacional>. [2019-09-29]

③ 吴兴唐：《中共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由来》。<http://news.sohu.com/20120820/n351062066.shtml>. [2019-09-28]

际交往逐步由外延向内涵转变。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拉美30多个国家的9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经常性的友好往来^①,与拉美政党常设大会、圣保罗论坛、社会党国际拉美与加勒比委员会、美洲基民组织等拉美地区性政党组织保持着联系,中拉党际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良好态势。^②多年来,中拉党际交往为促进中拉关系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08年11月5日,中国政府颁布了首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在其第四部分“加强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全方位合作”中明确指出,在政党交往方面,“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拉美各国友好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交往,相互交流与学习,增进了解和友谊,加强信任和合作。”^③

2015年12月8—9日,中拉政党论坛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创新、发展、合作与未来——中拉政党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举措”,重点探讨“中拉合作”“发展道路”“21世纪的政党”“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五个分议题。

2016年11月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二份对拉政策文件《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又重申了中拉在政党交往方面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将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拉美和加勒比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加强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增进了解和互信。”^④

2018年5月26—27日,第二届中拉政党论坛在深圳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改革、创新与党的建设”,来自近30个国家的60多个政党和地区性组织的80余名外方代表与会。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关系的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不少教训。但总的来说,中拉党际交往为促进中拉关系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刘维广)

① 《创新、发展、合作与未来——专访:中联部副部长周力介绍中拉政党论坛首次会议》,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1207/c164113-27896142.html>. [2019-09-28]

② 武菊:《中国共产党和拉美政党: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http://news.163.com/12/0807/16/88ANB2M800014JB6_all.html. [2019-09-29]

③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q/2008-11/05/content_1140303.htm. [2019-09-29]

④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外交部网。<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418250.shtml>. [2019-09-29]